

论中国特色现代终身学习体系及其构建策略

南 海^{*}

(重庆师范大学职教师资学院,重庆 400047)

摘要: 科学界定现代终身学习体系概念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现代终身学习体系是至关重要的。在深层意义上,现代终身学习体系既是一个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教育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概念,同时又是一个表征国民整体文化素养水平和社会生活方式的概念。中国特色现代终身学习体系的突出特性应是与中国特色现代经济社会体系和教育体系相适应。在现时代,中国特色现代终身学习体系的构建,既要具有世界现代终身学习体系的共性,也要有中国现代终身学习体系的鲜明个性。

关键词: 中国特色; 终身学习; 现代终身学习体系; 建设策略

中图分类号: G7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510(2015)04-004-06

On the Modern Lifelong Learning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Construction Strategy

NAN Hai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Teachers College of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7)

Abstract: It is vital important to define modern lifelong learning system scientifically for building modern lifelong learning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deep sense, the modern lifelong learning system is a concept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economic, social and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as well as a symbol of the national literacy level and social lifestyle. The most outstanding feature of the modern lifelong learning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hould be fit with the Chinese modern economic, social and educational system. In modern times, in building the modern lifelong learning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e should stress common features, highlight unique ones.

Key Words: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Lifelong learning; Modern lifelong learning system; Construction Strategy

1999 年经国务院批转实施的《面向 21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提出,“到 2010 年在全国基本建立起终身学习体系”,199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进一

步明确“要逐步完善终身学习体系”。我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提出“加快发展继续教育,构建灵活开放的终身教育体系,搭建终身学习立交桥。促进各级各类教育纵向

* 收稿日期: 2015-04-10

作者简介: 南海(1962—),男,山西运城人,教育学博士,重庆师范大学职教师资学院副院长、职业技术教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方向为职业技术教育学与成人教育学基本理论。

衔接、横向沟通,满足个人多样化的学习和发展的需要。”历经十余年的建设与培育,在我国终身学习理念早已深入人心,国家与地方层面的各类终身学习活动已经规模化和常态化。然而,迄今为止,由权威部门发布的或有较高认可度的终身学习概念尚未出现,我国的法律与政府文件中也没有对终身学习体系作详细的规定或说明。实践表明,科学界定终身学习与现代终身学习体系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现代终身学习体系是至关重要的。本文基于逻辑学概念研究的方法来研究终身学习与现代终身学习体系,希冀能够对中国特色现代终身学习体系的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的全面性、科学性和准确性有所裨益。

一、现代终身学习体系概念的界定

为了界定现代终身学习体系的概念,我们首先需要明确终身学习概念的来源。

1. 终身学习概念的来源

中外终身学习思想的萌芽古已有之,其历史可以上溯至遥远的古代。考虑的本文论述的重心不在此以及篇幅的限制,这里不做进一步的展开。终身学习作为一个独立而明确的概念被提出来,应是上个世纪末的事情。终身学习概念的出现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也是当今的教育体系发育的必然结果。

在当代,“终身学习”直接源于“终身教育”,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终身教育”是由英国成人教育家巴希尔·阿尔弗雷德·耶克斯利(Basil Alfred Yeaxlee)在其《终身教育》(Lifelong Education)(1929)中首先提出的。^[1]196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第三届国际成人教育促进会(巴黎),保罗·朗格郎在其提交的报告中,正式重申“终身教育”。国际成人教育委员会对其进行肯定并请教科文组织及联合国予以支持。自此以后,终身教育的思想便逐渐成为联合国及世界各国指导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基本原则。

其实,从“终身教育”到“终身学习”,经历了一个由“学习”话语取代“教育”话语的转变过程。在上个世纪末世界各主要国家的教育媒体或文本中,有一个显而易见的情形:“教育”的话语渐渐淡出,而各种与“学习”有关的话语却频仍出现,如“学习中心”、“学习型组织”、“学习型社区”、“学习型企业”、“学习型社会”、“终身学习”、“学习领域”、“学习岛”和“学习工厂”等等。在许多公共场所,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学习场所、学习广告语。学习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意识、文化行为乃至文化思潮。英国教

育哲学家格特·比斯塔认为,我们正处在一个所谓的“学习的时代”(Age of Learning),而且一种“学习的新语言”正在主导着教育理论、教育政策与教育实践领域。他认为,至少有四个主要原因或背景导致教育话语转向学习话语。一是出现了许多新的学习理论,这些学习理论所关注的焦点是学生而非教师。二是曾经建立在理性与普世事实之上的教育课程,在后现代环境中,这些“事实”却是可变的、相对的和碎片式的,而且不得不用自反的、实用的和经验的方式来获得。如此一来,教师或专家便已不完全是课程、知识或“真理”来源的绝对权威,恰恰相反,学习者被视作学习过程的核心。三是在成人学习领域中,非正式的学习活动愈来愈成为一种趋势。这种趋势使得“学习”与个人选择日益密切。四是原本作为对公民的一种福利制度的教育随着福利国家的日渐式微也已开始衰退,以致学习者成为教育资源的“消费者”。^[2]在此文化背景之下,课程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一种商品,并且在教育实践中,学习者作为消费者拥有了对所学习目的、内容、方式和重要性越来越多的发言权,因为教师在这里的角色似乎被认为是一种服务的提供者,而非原来的作为职业性专家的角色。

2. 终身学习概念的解读

自“终身学习”概念出现并被认同以来,其内涵与外延就一直处于不断的发展与完善的过程中。来自不同文化教育背景的研究者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终身学习”进行解读,并形成了对终身学习概念的不同阐释。这里选择其中一些具有较大影响的用作比较分析与说明。

1990年6月26日,日本制定了《关于振兴终身学习实施政策及完善推进体制法》,文部省把终身学习解释为:除了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举行的学习活动以外,还包括人们的体育活动、文化活动、兴趣活动、娱乐活动和义务服务活动。^[3]显然,该解释属于对终身学习概念外延方面的说明,并未指出终身学习概念的内涵究竟是什么,不合乎定义的规则。

美国联邦政府在其终身学习计划中,把终身学习解释为:个体在一生中持续发展其知识、技能和态度的过程。美国成人终身学习需求研究顾问小组对其进行了完善,认为终身学习是指个人在其一生中,为增进知识、发展技能、改变态度所进行的有意义、有目的的活动。它可能发生于正规教育情景中,如学校,或不正规的教育情景中,如家庭或工作场所;教师可能是一个专业的教育者,或其他具有知识的

人,如熟练的工匠、生产者或同辈;教材可能是传统的教科书、任何书本或新的科技,如电视、电脑;学习过程可能发生在教室中,或其他场所、经验中,如参观博物馆、展览馆等。^[4]从逻辑学关于概念定义的规则来看,该解释应该还是比较合乎定义规则的。它既指出了终身教育概念的内涵,即概念所反映的思维对象所具有的特有属性——“个人在其一生中为增进知识、发展技能、改变态度而进行的有意义、有目的的”,其属概念为“活动”,同时也对其外延进行了分类性的说明。需要指出的是,该定义所选择的终身学习概念的属概念过大了,理应选择终身学习概念的最为临近的属概念“教育活动”或“学习活动”。在此,“教育”概念与“学习”概念在概念间的外延关系上属于同一关系或全同关系。显然,该定义带有明显的美国文化的烙印,美国文化的核心是个人主义,其特点为个人至上、自我奋斗、推崇个性、追求自我表现,所以,其关于终身学习概念的解读的出发点就自然聚焦于社会成员个人(individual)。相应地,缺陷也就在于其有失偏颇,即缺乏全面性。

就影响的广度与深度而言,目前由欧洲终身学习促进会所提出的终身学习概念当属最广与最深者。其内容如下:终身学习是通过一个不断的支持过程来发挥人类的潜能,它激励并使人们有权利去获得他们终身所需要的全部知识、价值、技能与理解,并在任何任务、情况和环境中有信心、有创造性和愉快地应用它们。该解释被1994年11月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首届世界终身学习会议”所采纳。^[5]该解释的优点在于对终身学习概念的内涵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挖掘,外延进行了比较大的拓展,但其不足在于没有对终身学习概念的外延做出必要的说明,除此之外,从逻辑学关于定义规则来看,该解释不合乎定义的规则,未能指出终身学习概念的属概念为何物。

基于上述关于终身学习概念的比较分析,结合终身学习概念在现实社会中的实际使用情况,笔者在此给出如下关于终身学习概念的综合性的解释(含定义):

第一 终身学习是一种主导当今教育政策、教育方针、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教育理念。

第二 终身学习是现代人生应有的生存方式。其深刻蕴涵是现代人生面对知识爆炸、技术日新月异的社会,以及职业不断新陈代谢、生产劳动组织千变万化和交往复杂多样的局面,不得不将学习作为自己的生存法则而伴随一生。在一定意义上,学

习已经成为伴随人一生生活的一种方式。

第三 终身学习是这样一种概念——对于不同的主体意味着不同的权利、责任与义务。具体说来,作为社会成员个人主体,一生都应享有学习的权利,都负有为成为合格的公民和对社会和他人有贡献的人而不断学习的学习责任与义务——体现为为了适应科技、经济与社会发展和自身发展的需要而有计划地进行的不断的各种各样的学习。对于家庭、企事业单位等社会基本功能单位主体来说,具有努力成为学习型家庭、学习型企业、学习型事业单位的权力、责任与义务。对于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政党等主体来说,具有使自身成为学习型组织或政党的权利和肩负起制定或参与制定国家或地区的科学的终身学习战略、行动计划与构建富有国家或区域特色的终身学习体系,以满足全社会不同年龄阶段、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社会群体日益增长的学习发展的需要的责任与义务。

第四 这里,笔者给出自己的定义,所谓终身学习,在现时代,是指社会成员一生中为了满足日益复杂、高度发展的社会和自身多方面发展的需要而进行的有目的的各种各样的学习活动的总称,这些学习活动主要包括:感知自然与社会的学习,获取知识、技术、技能的学习,形成正确的态度和价值观的学习。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这里,我们有必要引入革命性的“学习”与“教育”的概念,它们是由日本脑科学家小泉英明提出的,他认为“所谓学习是受来自环境(除自己以外所有一切)的外部刺激构筑中枢神经通道的过程。教育是控制、补充外部刺激的过程。”^[6]在笔者看来,其实,通常情况下,教育学习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当我们说该过程是教育的时候,是站在教育者的立场上,而当我们说该过程是学习的时候,我们是站在学习者的立场上。对学习主体来说,教育在本来意义上也主要是学习自主学习的过程。毫无疑问,这样的学习是贯穿于人的一生过程。

3. 现代终身学习体系概念的解读

从逻辑学关于概念的定义方法与规则出发,笔者在此对现代终身学习体系作一种探索性的解读。对一个反映一定思维对象的概念下定义,如果可以,应该首选使用属加种差的定义,这就要弄清该概念所反映的思维对象所具有的特有属性(固有属性或本质属性),以及该概念所归属的最为临近的属概念(上位概念)。毫无疑问,终身学习体系的临近的属概念(上位概念)是学习(教育)体系。如同上述,

笔者在这篇文章中,是将学习与教育在同等意义上使用的。对于任何一种具体的学习(教育)体系来说,可能由于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的历史的、文化的、教育的传统等方面的种种差异,该体系中所包含的子学习(教育)体系(下位概念)的种类或数量会有所不同。

现代教育体系究竟包含哪些子学习(教育)体系,取决于该教育体系中包含有几大类学习(教育)承担者主体。从学习(教育)体系的完备性的应然方面来考虑,应包含三个起码的子系统,即普通(学习)教育体系、职业学习(教育)体系和终身学习(教育)体系。其承担者分别主要是肩负普通学习(教育)、职业学习(教育)和终身学习(教育)的机构。事实上,三种学习(教育)承担者主体在教育或学习任务方面是由交叉的,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只有既有相对的独立性又有相对的交叉性的学习(教育)体系才是真正的现代学习(教育)体系。可能肯定地说,现有的承担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教育或培训机构,都是终身学习体系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都或多或少地要肩负起部分在现在看来属于终身学习的责任与义务。

鉴于教育体系论述的复杂性,考虑到人们对于普通学习(教育)体系已经熟悉,对于职业学习(教育)体系也比较熟悉,在我国,可以说职业学习(教育)体系的顶层设计已基本完成,其标志就是《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的颁布。为了论述的方便起见,所以就无需专门论述普通学习(教育)体系与职业学习(教育)体系了。

现代终身学习体系既是现代生产力推动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现代教育体系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必然产物。它与现代科技、生产、经济、文化、社会交往等具有直接的密切的联系。中国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在科技、经济、文化、教育、对外交流等方面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终身学习体系的环境与条件已经成熟,正如教育部鲁昕副部长在2014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开幕式上所指出的“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推进全民终身学习已成为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迫切需求。”^[7]目前,在中国专司终身学习任务的主体机构主要有国家开放大学、广播电视大学、社区学院、成人教育中心、职工大学等,除此之外,还有一年一度的全民终身学习周活动已经成为终身学习的重要载体和助推器。

现代终身学习体系不仅应具有非常强的内部调控性,而且应具有非常强的外部适应性。就各个国家的现代终身学习体系的共性而言,现代终身学习体系是以各级各类终身学习机构为主要载体的与其他学习(教育)体系相互联系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体系,适应需求、有机衔接、多元立交应成为现代终身学习体系的最为显著的特征。

二、中国特色现代终身学习体系概念的阐释

从逻辑学概念研究的原则出发,我们可以对中国特色现代终身学习体系的属性做出一种应然性的描述,其实就是一种对构建中国特色现代终身学习体系的基本属性的认识与目标的框架性构想。这种应然性的描述是不可或缺的。

中国现代终身学习体系除了具有一般现代终身学习体系的共性特点之外,还应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是基于中国教育文化传统和社会发展实际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历史地形成的。

在现阶段,我国的终身学习主要是由政府主导、社区参与、开放大学、广播电视大学、成人高校、社区学院、成人学习中心等机构实施的基本格局。当然,这种格局也在逐渐发生变化,比如,部分企事业单位和行业协会等非政府组织正在由终身学习的合作主体逐渐转变为终身学习的实施主体,努力使自身成为学习型单位或组织。

所谓中国特色现代终身学习体系,是指中国现代终身学习的发展状况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尤其是现代教育自身的发展状况相适应的一种终身学习体系。这种特色是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与宏观引导、社会公众、行业企业的积极参与、社区成人教育(学习)中心与培训机构的创造性实践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鲜明中国教育性、文化性和区域性的特有属性的总称。

在构建与培育中国现代终身学习体系的过程中,各终身学习的参与主体在遵循终身学习的发展规律,根据终身学习发展过程中内部与外部条件的变化,不断调适自身的定位与行为。各级政府在政策制定、制度保障、标准制定、信息咨询、资金支持上逐步法律化和制度化;社区、行业企业参与终身学习逐渐主体化和常态化,构成了中国终身学习发展的内在驱动力。

中国社会各界民众越来越关注终身学习的改革与发展,从思想观念上对终身学习的认识更加正确、更加深刻和更加全面,从实际行动上为终身学习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各级各类院校与培训

机构从服务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尤其是中国现代社会转型发展、技术升级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调整其办学模式、课程模式、教学模式和管理模式,为我国经济社会和教育体系的可持续发展和良性运作构成了强有力的人才与技术支持。

中国特色现代终身学习体系的优势还体现在使更多的中国民众能够容易地找到适合于自己的终身学习课程,体现在保障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都能享有接受终身学习的权益,体现在中国的众多社区、行业企业、非政府组织与家庭能够找到与自身密切相关的终身学习与培训机构。中国特色现代终身学习体系不仅应注重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更应兼顾社会的公正、公平与正义。

三、中国特色现代终身学习体系的构建策略

1. 现阶段我国现代终身学习体系的基本状况与存在的问题

第一,中国特色现代终身学习体系的顶层设计尚未完成,表现为国家层面的具有约束力的相关法律尚未出台。尽管我国一些省市已经出台了地方性的终身学习法或促进条例,如福建省、上海市、太原市等,但是作为我国国家层面出台的相关法律还没有。从整个教育体系来看,我国的各级各类教育系统尚处在相对割裂与封闭的状态。不同类别教育之间很难沟通,同一类别不同层次教育之间无法有效衔接,同一层次各类学校之间还存在着封闭与隔阂。具体来说,比如,学历与非学历教育之间,普通教育、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之间,职业学校与普通大学之间,存在有学分沟通、课程衔接、跨校选课等难以实现的难题。可以说,国家层面的相关法律法规的缺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终身学习体系构建的力度、速度、规模与进程。

第二,中国特色终身学习运行体系长期处于传统的管理形态,未实现向治理形态的转型。具体来讲,从总体来说,我国终身学习体系的运行还没有实现由以“规制型”为主转向以“市场型”为主。政府在对终身学习运行的过程统的过多过宽,中国特色现代终身学习体系的发育在事实上受到一定的压抑,蕴藏于社会各个方面的参与终身学习的能量未能得到充分的释放。

第三,中国特色现代终身学习文化体系尚未形成,如果说这种文化存在的话,那么她仍然是一种处于形成过程中的文化雏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学习欧盟、英国、法国、美国、日本等终身学习文化比较发达的国家的过程中,渐渐地从拿来主义走向自

我创生的道路。然而,一种科学、合理的富有特色的终身学习文化体系的形成是需要长期的艰苦探索与精心培育的。

2. 中国特色现代终身学习体系的构建策略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基于我国终身学习体系的历史与现实,提出如下构建策略:

第一,全面落实中国特色现代终身学习体系的顶层设计。我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提出“加快发展继续教育,构建灵活开放的终身教育体系,搭建终身学习立交桥。促进各级各类教育纵向衔接、横向沟通,满足个人多样化的学习和发展的需要。”确定要“办好开放大学”,并将“建立区域内普通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的沟通机制;建立学习成果认证体系,建立学分银行制度”作为终身教育体制机制建设试点项目。在顶层设计中,一定要重视中国开放大学在构建中国特色终身学习体系中的引领和示范作用。根据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和教育部的部署,经教育部批准,以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为基础建立了中国国家开放大学,北京广播电视大学、上海广播电视大学也已相继更名为北京开放大学、上海开放大学,目前我国正在建设中国特色开放大学的道路上稳步推进。中国各级广播电视大学长期在终身学习过程中居于龙头地位,而今基于现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主要面向成人的新型高等开放学校已经被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要在开展学历继续教育、非学历继续教育的过程中,形成以信息技术为支撑、多网多屏融合,覆盖全国城乡的现代公共远程学习服务体系。因此,今日中国的开放大学在构建中国特色终身学习体系中的引领作用历史的必然。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终身教育体制机制建设咨询组认为,建设开放大学是国家教育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的一件大事,是加快构建国家终身学习体系的重大战略举措。^[8]在开放大学的引领下,其他各级各类成人教育机构、学习中心,应充分利用互联网在终身学习资源配置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形成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终身学习网络体系和终身学习发展的新形态。有效开发基于网络学习的初等、中等和高等慕课、微课和翻转课堂等教学视频课程,最大限度地满足数以亿计的各类学习者的个性化、多样化学习的需要。

第二,把促进我国终身学习治理体系的完善作为构建中国特色现代终身学习体系的重要手段。德国曼海姆大学欧洲研究中心的研究欧盟治理的著名专家 Beate Kohler-Koch 将“治理”理解为“是关于

不同公民的偏好意愿转化为有效政策选择的方法手段和多元社会利益如何转化为统一行动以及怎样实现社会行为体的服从。”^[9]笔者赞同这种观点,在构建中国特色现代终身学习体系的过程中,现阶段在各个层级体系内部与各个层级体系之间以及同一层级或不同层级体系内的终身学习单位(机构)之间,都应逐步实现由“管理”到“治理”理念转变与行动转变。这种转变是由终身学习的本性与终身学习体系的性质所决定的。终身学习的本性在于强调学习者的学习的自主性、主体性和个性化,以及与该本性相联系的学习者的权利、责任与义务的相应相称;而终身学习体系的性质则体现为该体系有别于其他同类体系的民主自治性,体系的运行主要是体系成员单位与体系成员个体的分内的事情。这种体系的一个连带优势就是有助于实质性地推进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进程,有利于培养高素质的未来公民社会的成员。各级政府应逐步将部分与终身学习体系发展与完善相关的“权力”下放或归还于终身学习单位或机构。逐步建立起科学而合理的治理制度、组织体系,解决终身学习发展中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构建中国特色现代终身学习体系,对于各级政府来说,其主要责任除了在提供学习场所与运行经费方面的支持外,主要就是不失时机地引领我国现代终身学习体系由管理形态向治理形态的合理化过渡。

第三,把大力全面持续推进各级各类全民终身学习活动作为构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特色现代终身学习体系的重要途径。中国特色现代终身学习体系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合适的终身学习文化体系来支持。终身学习文化是在终身学习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这种文化一旦形成,又会反过来对终身学习构成强有力的持续的支撑。一种完善的终身学习体系都有与之相适应的终身学习文化体系的支撑。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现实基础出发,探索中国特色终身学习文化体系的文化生成、文化属性、文化类属、文化增生、文化创生、文化碰撞与文化交融等方

面的规律,关注终身学习文化的时代性、地域性、民族性、交融性、传承性、变异性和选择性,创建和培育中国特色的终身学习的文化品牌。^[10]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丰富优秀的终身学习制度文化、终身学习课程文化、终身学习社区文化、终身学习学校文化、终身学习企业文化、终身学习校企合作文化和终身学习价值实现文化。自2005年以来,一年一度的全国性的“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从未间断,影响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正是由于在党中央和各级政府的正确领导和推进下,越来越多的终身学习活动在全国各地有效地开展了起来,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

注释:

- [1]何光全. 巴希利·阿尔弗雷德·耶克斯利[J]. 成人教育, 2012(7).
- [2]Biesta C. J. J. Beyond Learning: Democratic Education for a Human Future [M]. Boulder: Paradigm Publishers, 2006.
- [3][4][5]胡秀英. 终身学习政策的比较研究及对我国的启示[J]. 职教论坛, 2009(7).
- [6][日]小泉英明. 脑科学与教育——尖端研究与未来展望. <http://www.cnier.ac.cn/main/jyd-jt/2117.html>.
- [7]鲁昕. 全民终身学习创造出彩人生[N]. 中国教育报, 2014-11-05(3).
- [8]郝克明,季明明. 构建国家终身学习体系的战略举措——努力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开放大学的道路[N]. 中国教育报, 2012-07-30(2).
- [9]Beate Kohler-Koch, Rainer Eis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ance in the European Union [M]. London: Routledge, 1999. 14.
- [10]南海. 职业教育的逻辑[M].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2. 213.

[责任编辑: 丁鹏]